卓二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卓二娘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彭澤孝廉宋景玉，字東牆，好狹斜遊。家富有，日擄金錢為錦纏頭。少娶吳氏，貌美，結縭二三月，頗靜好；旋就蕩婦宿，稍諷之，即拂袖起，誓以黃泉始相見。吳鬱鬱憂憤死。雖歸為營齋奠，而心終不懌。契友某，疑且不平，曰：「夫人貌端好，較章台柳色高百倍，是何心性，舍珍珠而嗜瘡痂？寧割席，求明示。」生曰：「僕亦不自省，無論鳩盤荼，一入勾欄，即西子南威也。近即作文，必於彼處，始得成杰構，否則枯腸而已。食非娼不甘，寢非娼不熟，雖刀鋸鼎鑊，不能易其性也。」友聞之，歎曰：「今而後，敬聞命矣！」出而宣於眾，戒桑梓，無與婚。生內顧乏中饋，急謀膠續，媒妁去不回。大怒，以千金買豔妾，初亦靜好，旋亦寵衰，月餘，故態復萌。勸之，生怒曰：「賤人敢爾！」始詈繼撻，妾亦死。里中相誡，曰：「生女寧作娼，不嫁宋東牆。」生聞亦愧悔，然顧空闈，睹遺，更覺岑寂，益宿青樓。不兩載，業已去其十之三。

里有謝氏卓二娘，新寡，貌僅中人，體復羸弱，願嫁生，遣媒示意。生不耐鰥，急允諾，聘娶。人恒為二娘危，而二娘顧自若也。入門操作，如貧家婦，絕口不問前番事，夫即歸晏，惟問安否。即枕上情濃時，不問意中人若何。生反愧恧曰：「僕有奇癖，是天下女子所最惡者，卿審之乎？」二娘故詫曰：「男女體殊而性一，牀第瑣屑，均同樂，未知何事而好惡之懸殊？請明告妾也。」生太息曰：「風月膏盲，煙花痼疾耳。」二娘撫掌曰：「幸哉，醮也。妾前夫日坐愁歎，見粉頭，面即，妾時勸駕，不許，反得癆疾死。今得後夫若是，妾願足矣。」言已，袖與金帛，逼令往。生由是益放縱。

偶晤馬媼，問曰：「姥終日如穿花蝶，如另有奇卉，乞導引一豁眼界，當酬以巨金。」媼曰：「郎又娶得牀頭生菩薩第三尊，不怕醋瓶倒耶？」生以二娘賢淑告媼，媼曰：「陶公祠畔，棗花門內，新來江南白嫗，攜小嬌生四名，均錢樹子。第一為西賈攫去，

第四美尤冠，老身請為郎執鞭。」生喜，偕入門，見庭宇雅潔，筆牀茶灶皆備，架上鸚鵡呼曰：「郎君來，姐姐燒好茶也！」牽珠簾，拉生入，諸婢含笑迓客。鴉髻綠褲摺，已覺可人。問媼曰：「姆即前云大錢神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恐吾家四官見之，當為相思死。」詢四官，曰：「已為王天官公子攜去看花，夕方回。」引入小閣，云即四官香巢。壁上詩箋，極奈鶯燕，牀頭舄，奩畔粉，鏡邊釵，已見一斑。少頃，阿二阿三來，貌俱纖宛，亦極奉承。生神奪，呼曰：「僕當老於是鄉。」媼急攝以足，耳語生曰：「阿四尤巨擘，毋遽示饞眸，為若輩小覷！」旋進珍饈，窮治水陸，笙歌鼎沸，各獻所長。生乘間問芳名，二曰巧雲，三曰倩雲，曰四停雲。二穩重，三風騷，時於席上傳眉語。生雖迷惑，而意在得龍頭，僅含笑小酬應。

聽更柝轉，忽見燈火一叢，肩輿飛至，婢挽美人出，四也。醉眼膩澀，意態闌珊，扶入香幃，即擁被寢。生微睨之，果如媼言。席終不去，三曰：「郎若不畏河東吼，何妨屈玉趾。」媼笑曰：「大奇，他家娘子，能任郎君跳入雲霄去。」生亦誇耀。三曰：「阿四沉醉，恐失禮，妾又陋，不足攀龍鳳，奈何？」媼曰：「莫錯過，郎與三官，真是一對鴛鴦偶。」三曰：「不若妾為四官權印務，俟解醒，郎興問罪師，何如？」生恐拂其意，即攜之所居室，偎之坐，見清雅繚曲，案列文房，曰：「卿女學士耶？能書否？」曰：「間頗塗鴉，實不成字。」問：「工吟否？」曰：「鼓兒詞，未嘗不成句也。」解衣入帷，意僅借紅娘饞，詎一張旗鼓，覺另有一種奇趣，令人銷魂，真生平所未經者。大惑，為之盟山海，三笑曰：「論郎表表，唯四官方稱，碗許米汁，請留以灌四官。妾不過代庖人也。」生愈迷，極力繾綣。日三竿，猶未起，婢入喚醒，進以茶果。詢四，則又為李侍御公子招去，幸意全注三，不復問鼎，亦不復言歸。鴇母遣婢索夜合資，惟以片紙畫押，諭僕歸索；二娘如數與之，甚捷。

一日得句黏壁曰：「魂被香籠魄粉薰，此中溫暖更誰分。從今莫憶秦淮月，笑倚花前看白雲。」偶攜三出遊歸，見阿四坐案頭，觀其詩，大贊譽。搦筆擘箋，立和曰：「溫台荀席異香薰，飽滿恩情已十分。無怪阿三狂欲死，宋郎詞藻豔於雲。」生自窗隙潛窺，四覺，急團其稿。堅索，始與閱之。意更奪，目熒熒，似礙三。三窺其意，笑曰：「代庖人瓜期屆也。」是夕，即送就四官寢，昵愛殊甚。然四美固冠，其驕慢貪得尤冠。生嬖昵既深，不復計阿堵，日遣僕索資甚急。年餘，三生一子一女，四無出，二潛與生私，亦生二子。計迷於此者，三年餘，偶歸，不常見卓，均云歸寧。計良得。

年餘，索資漸以釵釧，又以衣履且以書畫玩具來變質。又年餘，索忽靳，因詈僕，僕蹀躞至再，攜一冊來，曰：「娘子傳語，家中產已罄，子然一身，實不能作娼飽郎欲。

」問田宅，曰：「貨去久矣。」生大驚，閱其冊，細流支取年月，田宅售價，甚詳，並云：「寶山已空，日乞食於尼寺。」急趨歸，尋卓，則門戶猶是，而主者已非。詢之，以妻卓賣券示。問妻無耗，尋僕，忽不見。倥傯無計，再返白家，則搬運一空，玉人早散。居停遣僕灑掃，下逐客令。煢煢顧影，托足無區，赧而求依於親族，不許。

無已，寄古寺宿。久之，為乞於村郭，懸鶉百結，呼號兩年。西風驟來，雞皮皴裂。欲覓死無法，意不若為樑上君子，得則苟且生，犯則杖下斃，猶勝於自戕。窘且決，夜潛越富家牆，驚仆起，蜂聚而攢毆之。主人出，即前之契友某也。諭勿毆，送公庭。生呼曰：「即速毆斃為快！」某曰：「曷書券自任賊，即釋汝去。」不得已，書與之。某執券，仍加以縛，送至一處，扃斗室中，不加縲紲，而堅守甚嚴。日給兩餐冷粥飯，夜藉濕草眠。

久之，聞官長坐堂皇，呼己名。即有一役引伏階下，堂上人呼生仰視，則為自家廳事，東西坐者皆親族。卓二娘鮮衣豔服立廡下，白家三姬左右侍。大駭，首復俯，妻卓曰：「嘻！郎不肖，一致於此乎？諸長者均在，更有何言？妾當時若規諫，是直驅郎死，否則妾蹈前轍死，妾愚不至此。賃宅購三豔婦，引郎入八陣圖，若真為銷金窩，試問郎居四年，何絕不一睹鴇母與他客面？郎承祖父資已竭，且為丐與賊，筆跡在此，非可以口舌爭。妾忍守孤枕，忍設丑局，始保脂膏；且督課耕織，更有盈餘，與郎無涉。倘改悔，請仍歸主人翁；姬俱在，妾亦不爭夕。但手不許攫一文錢，足不容逾一重閾，坐守安享，以盡餘年。若不遵，請郎自便。妾有子，亦可守門楣，不須藁砧也。長者均在，郎曷早為計？」生涕泣誓天日，願如二娘言，眾贊歎，玉成始去。

卓為生盥沐，更新衣，羈內室，日周旋於妻妾間。視屋宇更華，阡陌更廣，三子就傅，已將能文，皆二娘經營也。始審媼之勾，姬之吟，富家之獲，皆二娘安排也。由是改過遷善，目睹子成名，畢婚嫁，壽八十，猶抱孫，不敢出門戶。

懊儂氏曰：孟光舉青玉案，僅守現成之局；文君作《白頭吟》，徒興怨懟之辭。卓哉二娘，以不諫為諫，以不防為防，使易巾幗而鬚眉，必能委曲求全，善處家庭骨肉間也。然而甘居再醮，甘隨蕩子，豈以良人早歿，而不能展其所長歟？抑另有宿緣，而莫能守其故轍歟？士君子生有奇才，而急於自薦者，皆二娘之流也。噫嘻，悲哉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